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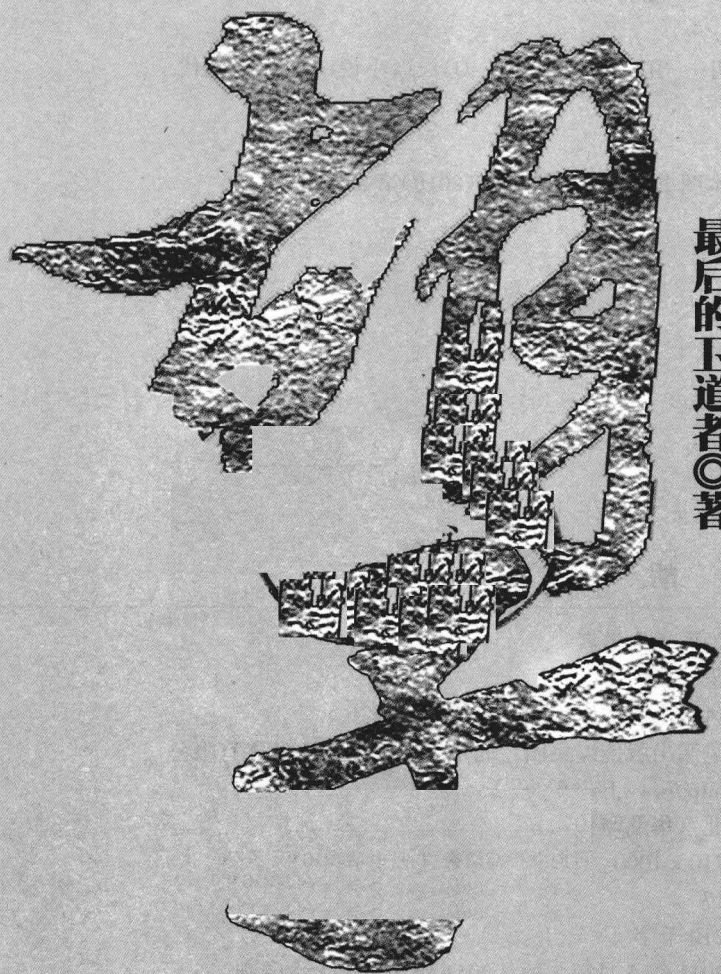


最后的卫道者

匹夫之怒，
也能惊天地；
山野之血，
亦当荐轩辕。

累计点击量过亿的网络军事小说之王的巅峰之作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

最后的卫道者◎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胡子 / 最后的卫道者著. -- 南京 : 凤凰出版社,
2011.1
ISBN 978-7-5506-0155-0

I. ①胡… II. ①最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60034号

书 名 胡 子

作 者 最后的卫道者
责任编辑 朱 敏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公司网址 <http://www.bookfh.cn>
印 刷 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×1000 1/16
印 张 17
字 数 210千字
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06-0155-0
定 价 29.80元

(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,联系电话:010-58572104)

作者感言

写这本书，其实源于心中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，就是将一个普通百姓的抗日历程不带任何偏见地描述出来。为了完成这个心愿，曾经辗转寻找一位老抗联战士，试图将他的经历变成文字，展现在大家面前。

可惜的是，老人在几年前已经离开了人世，他的经历也随之化为一缕青烟，只有只言片语在同事、亲人的流传下保留下来，幸运地让我通过这经历，一窥老人波澜壮阔的一生。

老人是抗联战士，在进抗联前曾经当过土匪，具体的细节已经模糊，仅仅知道老人曾经为了一位红颜愤而离家，驱马冲进县城抢回流落妓院的女孩。

经历曲折而不敢置信，但却是真实发生过的。虽然题材凄婉美丽，但是我却并没有想要将它写成千篇一律的爱情故事。虽然老人与他老伴一辈子的相濡以沫值得我们颂扬，但是，我更知道，在这一切的背后还有更加值得我们去挖掘传扬的宝贵东西。

见惯了高尚思想的抗战故事，见惯了大马金刀的杀戮征伐，我们是否缺少一些对于小人物在那场炼狱般的战争中经历的描写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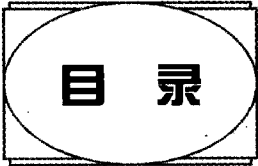
所有大人物都是在平凡的你我之中诞生的，而所有波澜壮阔的

战役、事件,也都是由小人物所经历和组成的。

当我们透过一些平凡的小人物的经历去重新回味历史时,或许真相就离我们不远了。

胡子这个故事的起因是虚构的,但是故事里的内容却大部分是真实的,或许有些情节由于记忆的偏差有所忽略,但是我仍然尽全力试图将原貌展现在大家面前。

浏览着历史,体味着上一代的闪光点,虽然我们或许不一定会将它们继承,但是,我们却有必要将它们传递下去。



目 录

第一章	一包银圆和三把盒子炮	2
第二章	噩梦临头	10
第三章	强 暴	21
第四章	落 草	25
第五章	第一枪	34
第六章	上 路	41
第七章	老 桂	47
第八章	交 手	54
第九章	抗日英雄	60
第十章	成 局	67
第十一章	林场子,销金窟	74
第十二章	女土匪	81
第十三章	碰 面	88
第十四章	打 劫	95
第十五章	诱 骗	101
第十六章	开拓团	108

第十七章	胡 子	115
第十八章	迟到的救援	124
第十九章	占 山	131
第二十章	阴 谋	138
第二十一章	狙 击	144
第二十二章	出人意料(1)	151
第二十三章	出人意料(2)	159
第二十四章	交 锋	166
第二十五章	征 伐	172
第二十六章	试 探	179
第二十七章	裂 痕	187
第二十八章	入风尘	196
第二十九章	釜底抽薪	204
第三十章	摊 牌	212
第三十一章	连番挫折	222
第三十二章	一抹红	232
第三十三章	劫 粮	240
第三十四章	相 遇	253

“胡子”之称起于明代，当时汉人称北方夷族为“胡儿”，夷族常越界南侵掳掠，后来便沿袭称强盗为“胡子”；也有说盗匪抢劫时戴面具挂红胡须以遮耳目；还有说，俄国老毛子经常越过边界烧杀抢掠，俄国人常留大胡子，久而久之，中国的土匪也就跟着沾了胡子的光，胡子成为泛称，后来在东北地区也被称为绺子。

曾经转战东北沦陷区的抗联队伍，有将近一半的人曾当过胡子。

第一章 一包银圆和三把盒子炮

章小榆内心充满矛盾地在茅房门口徘徊着，到底进是不进他自己也说不准。肚子里的尿已经把小腹胀得很疼了，可是恍惚中他总觉得真要进去肯定有大乐子。

一阵冷风吹过，仿佛一只大手一般将他从睡梦中拽起来，窗外天空泛着黑夜与白天交替时那特有的昏暗。抬头看看，他终于明白过来，自己刚才是在做梦。抖了抖压麻了的手，抓起身边的褂子，胡乱地趿拉上布鞋，章小榆飞快地推开房门跑了出去。

屋外，清晨的冷风在开门的瞬间打着旋向他吹了过来，衣着单薄的章小榆不禁打了个哆嗦，肚子里的尿差点因此没忍住。远处的茅房显然已经去不得了，慌忙中他左右辨了辨方向，飞快地向屋子后面跑去。

冷风中，一泡热尿带着体内的压力一起涌了出来，畅快的感觉也让章小榆不禁长吁了口气。可就在他抖了抖裤子准备回屋继续睡的时候，脚脖子却忽然被一个冰冷的东西抓了个正着。

“哎呀妈呀——”低头一看，身上的那点睡意顿时被吓得丢到了

爪哇国——不知从何处伸来一只沾满鲜血的大手，此刻正牢牢地抓着他的脚脖子。

“小……小兄弟，别叫，都是中国人，帮个忙吧。”听到章小榆的喊声，那手的主人立刻虚弱地应承道，与此同时，后墙边散乱堆放的柴草堆中，一个脸色苍白、全身血污的男子无力地爬了出来。

“你，你是干啥的？”见此情景，章小榆胡乱地系好裤子，随后关切地蹲下来问道。

“没……没啥事，小兄弟，帮我个忙，你把这些东西收好。”听到章小榆的询问，对方虚弱地笑了笑，随后拿出一团被丝绸上衣包裹的包袱吃力地塞进章小榆的怀里。

“这，这是啥啊？”掂了掂手里沉重的包袱，章小榆奇怪地问道。

“记得，会有人找你要的，千万不要给鬼子！”听到章小榆的问话，对方慎重地叮嘱道。

所有这一切仿佛是梦一般，听着又怪异又刺激，若不是四周嗖嗖刮来的西北风时刻提醒着章小榆的话，他还真以为自己仍然在做梦。

对方在说完话后，又休息了好久，随后猛地站了起来，蹒跚着向屋后面的树林跑去。

章小榆傻咧咧地一直目送着对方的身影消失在森林深处后，才怅然若失地将目光收了回来，低头看向对方递给自己的那个包袱。包袱外面是一件丝绸长衫，长衫的质地似乎很好，样式也很新，相似的东西章小榆只在乡里地主王老六身上看过一次。手心感受着丝绸特有的顺滑，章小榆奇怪地打开了被紧紧系住的两只袖子。

“哗啦——”扣子刚被解开，伴随着清脆的声音，三把盒子炮和一堆银圆散落在地上。

四周冷风的声音忽然被放大了许多，不断地在章小榆耳边聒噪

着,看着手里和地上的东西,章小榆此刻的思想却是一片空白。茫然地在冷风中矗立了好一会,他才迟疑地看了看左右,随后胡乱地将东西收拾起来。

原本充盈在脑子里的睡意此刻早已经消失殆尽,事情来得太突然,突然到让章小榆一时间无法理解这一切。在思索了好一会儿无果后,他索性抄起屋檐下的半只破瓦罐,将东西一股脑地塞了进去,随后又将其藏在了院子角落大黄狗的窝中。

大黄又不知道去哪里跑骚了,空旷的窝里除了散乱的木头外还弥漫着一股股狗腥味。章小榆现在可顾不上这些,在小心地藏好东西后,他怀着惴惴不安的心回到了屋里。

和衣躺在床上,章小榆思量着刚刚的那一幕,虽然真实而清晰,可却始终让他不敢相信。寻思着会不会是谁在搞恶作剧的章小榆,很快在回笼觉的召唤下再次迷糊过去。

“汪汪——”半梦半醒中,一阵喧嚣的狗叫声将章小榆吵醒。当他不耐烦地一边呵斥着大黄,一边推窗张望时,外面的景象却立刻让他断了再次躺回去的念头。

不知何时,院子里竟然站了好些个鬼子兵,钢盔加钢枪齐刷刷地排到了门外,锃亮的刺刀闪着寒光,让原本清冷的早晨变得更加阴森。

“八嘎!”院门口,一个留着仁丹胡的小鬼子,此刻正用力地抽打着身边一名士兵的耳光,同时嘴里愤怒地咒骂着,在他们身后,奶奶被两名汉奸夹在其中,丝毫动弹不得。

“奶奶!”见此情景,章小榆顾不得穿上鞋子,赤着脚从窗户跳了出去,在大力推开身边的几个人后,一把将奶奶拉了出来。

“你个小崽子,是不想活了吧?”被章小榆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

一愣,过了好半天才明白过来的汉奸队长立刻愤怒地扔下手中的自行车,大步走过来甩了章小榆一个耳光,随后破口大骂道。

“八嘎——”看到章小榆消瘦的面颊上泛起了五条红指印,领头的仁丹胡严厉地对身边的狗腿子呵斥了一句,随后又飞快地变了个和善面孔转过头来。

看着章小榆愤怒的样子,对方嘿嘿笑了笑,随后指了指手下递过来的一张画像向章小榆问道:“你,小朋友好,你见没见过这个人?他是一个罪犯,小偷,良心大大的坏了。”

画上的人像极了早晨那个藏在柴火堆里的男子,不过此刻就算他真是小偷,挨了对方耳光的章小榆也不会说出他的行踪。

“没见过。”瞥了瞥画中人,又白了一眼刚刚打自己的那个汉奸,章小榆生气地回答道。

“哦,真的吗?来人,给我搜!”听到章小榆的回答,鬼子嘿嘿笑了笑,随后脸色一变,厉声对身后的手下吩咐道。

“呼啦!”原本单薄的院门被一下子撞破,十几个全副武装的鬼子兵飞快地冲进房子,过不多时,屋子里立刻传来稀里哗啦的破碎声。而仍站在院子里的几个鬼子,则拉过来几条黑背黄眼的大狼狗,四处去闻。

身边,奶奶早已经被这阵势吓呆了,只知道将章小榆紧紧地搂在怀里,瑟缩地发着抖。相比之下,章小榆倒好奇多于恐惧,一边看着鬼子四下里折腾,一边猜测着对方能不能找到自己藏匿的东西。

大狼狗显然比鬼子兵有效率得多,四下闻了没几分钟,就对着大黄所在的狗窝疯狂地大叫起来。被奶奶拴住的大黄面对对方的狂吠也不示弱,立刻无声地龇出犬牙,呜呜地威胁着。

“什么情况?”见此情景,领头的鬼子立刻警惕地向左右问道,身

边的汉奸虽然没看出个所以然来,但是仍然恬着脸凑了过去。

“我……我估计,一定有情况,那个家伙应该藏在狗窝里。”在琢磨了片刻后,打章小榆的汉奸白痴般猜测道。

“切,你给我藏个试试?我看,八成是你们家那畜生看上我们家大黄了,要趴背吧?”在这危急的时刻,章小榆却出奇的冷静,在冷冷地讽刺了对方一句后,他揶揄道。

“扑哧!”听到章小榆的话,围拢在身边的汉奸纷纷忍不住笑了起来,而领头的鬼子显然也明白了什么,在呜噜了一句后,愤怒地对仍等待命令的士兵挥了挥手。

得到命令,鬼子们快步从各个角落跑了出来,在胡乱地拍掉身上的灰尘留下了一地的狼藉后,排着队列走出了院子。不过,似乎在这出近似闹剧的搜查中,谁也没有注意到,其实那条被称为大黄的狗,也是条公狗。

四邻早就被这突如其来的喧嚣吵醒,纷纷走出院子想看个究竟。不过当看到四下里凶恶的鬼子和狐假虎威的汉奸,原本要出来帮忙的汉子们都只能无奈地收起手中的棍棒,愤怒地盯着对方耀武扬威地胡乱翻砸。

“咋了,大哥?”唯一例外的是老二,一个与章小榆家住对门的愣小子,听到响动的他第一时间抄起斧子冲出屋子,结果却一头撞在一名汉奸的自行车上。

“妈的,你眼睛瞎了?”汉奸正待挥手抽老二嘴巴的时候,却冷眼看到了他手里的那把雪亮斧子,高高抬起的手僵了好半天,才缓慢放下。

“你以后走路注意点!”打量了一眼只穿了件褂子、露出浑身肌

肉的老二，汉奸色厉内荏地警告了一句，然后推起自行车走进队伍集合。

与来时的悄然无声相比，鬼子回去的时候却弄得大张旗鼓，不但对天空示威般地放了一排子枪，还得意地狂拧了一阵电驴子的油门，弄得满村子都弥漫着一股汽油味，引得几个胆大的孩子追着闻了半天。

“咋回事啊？鬼子连电驴子都动上了，恐怕是大事吧？”目送着鬼子们走出村口，左右邻居纷纷来到章小榆和奶奶身边打听道。

“具体俺也不清楚，估计小鬼子抽风吧。”看了看周围的四邻，章小榆轻轻地摇了摇头，转身向屋里走去。鬼子刚刚的搜查让本已破败的房子变得更加糟烂，不过这对于隔三差五就受到鬼子骚扰的众人来说，没有伤到人已经算是可以放鞭庆祝的好事了。在四邻的帮助下，章小榆和奶奶大略地将被扔得四处都是的家什简单收拾了一下后，开始准备起早饭。

事情似乎因为鬼子的离开而最终归于平静，可是章小榆此刻的心情却根本无法再回复到以前——自从那三把锃亮的盒子炮被交到他手中的那一刻开始，他那压抑多时的心已经不可抑制地躁动起来。

胡乱地吃完饭，趁着奶奶收拾东西的时候，章小榆鬼祟地跑到院子里，拽出满心不乐意的大黄狗，将藏在狗窝里的布包一把塞进怀里，然后一溜烟地跑向村子外的土坡上。

斜坐在荒芜的土丘上，章小榆喘着粗气打开包裹，拿出枪小心地摆弄着。手中的盒子炮仍然带着浓浓的硝烟味，拿在手里也是沉甸甸的。仔细看去，枪身上每个部件做得都是那么的精细，比村子里最好的木匠的手工活都要好上百倍。

虽然曾经看过汉奸狗腿子们耀武扬威似的对空放枪，但实际上章小榆自己却是第一次与“这要命的家伙”如此近距离的接触。在宝贝似的摩挲了一遍后，他忐忑地举起手中的枪，闭着眼睛，尝试着指向远方扣动了扳机。

“啪！”清脆的撞击声响过，枪声没有响起，子弹也没有如预想般出膛。眼见此景，满心奇怪的章小榆低头看了看，不相信地再次接连不断扣下扳机，可结果却仍是一样，除了啪啪的轻响声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

“莫非是坏的？”原本拥有枪的喜悦顿时被一股气馁的心情所取代，不愿接受这一事实的章小榆，一边回忆着以前那仅有的几个正面对汉奸开枪的记忆，一边疯狂地按动着盒子炮上所有凸出的地方。

“啪！砰！”在无意中按下保险片的同时，一声清脆的枪响忽然从手中响起，子弹带着灼热瞬间从章小榆的发梢擦过，带着一股焦糊的味道射向高高的天空。突如其来的后坐力，顿时将手中的盒子炮震掉在地上。在这巨大的反差之中惊讶了好半天的章小榆，一直到四周硝烟散尽才最终明白了过来。

“哈哈，老子也有枪了！砰砰砰砰！”在疯狂地扣动扳机的同时，一股前所未有的喜悦心情如同汹涌的洪水一般冲进他的心房。想到那被抓去当矿工而至今杳无音讯的父亲，想到抑郁而终的母亲，想到为了生存而至今仍操劳在田间的奶奶，章小榆心头压抑的那种种愤怒与不满，在这一刻终于得到了宣泄。

单纯的思想中，他明白并确信的只有一点——那些强行闯入他平静生活的强盗们，可以倚仗的就是这手中装满神奇和死亡的小铁家伙，因为它，自己和亲人要被迫分离，而今天，自己也有了这个东西！

报仇的念头第一时间在脑子里升起，随后就如同农田里的野草一样怎么都无法消除干净，那种如火苗般肆意挑逗着章小榆神经的欲念，就如同他看到村里小媳妇当街喂孩子而袒露的胸脯一样，让人心里毛躁躁的。

章小榆想杀人，他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想冲到县城，抓住那些该死的日本鬼子和汉奸走狗，然后用枪死死地顶在他们的脑袋上，逼问出自己父亲的下落，再把他们一个个枪毙。

可是闻着枪口飘出的淡淡硝烟味，章小榆却强压下心头的仇恨，再次坐回到土坡上。县城的走狗、鬼子、汉奸都该杀，可是章小榆却知道，凭着自己单枪匹马想要闯进县城报仇，简直就是痴人说梦。鲁莽绝对不能帮自己报仇，非但报不了仇，相反却很可能将自己以及身边的亲人牵连进去。

想到这里，章小榆小心地揣起枪管还有点温热的盒子炮，转身向家里走去。

第二章 噩梦临头

太阳刚懒洋洋地升出一杆高，老赵家庄的汉子们已经三三两两地扛着锄头下地了。庄户人家的农活就如同身上的虱子，虽然用力去捉捏，但是总会在缝隙中找到几只。一年到头不断的忙碌，换来的仅仅是傍晚吃完那碗稀饭后有限的悠闲。可就为了这片刻的闲暇，精壮的汉子、标致的婆娘却要奉献出一辈子的光阴。

村里大半人家都租赁着山坡那边地主家的地，一年的收成刨去大半，剩下的才是自己的。幸好东北这黑土地肥沃，插根筷子都能发芽，所以虽然艰苦了点，但是只要努力，温饱还是可以保证的。

走在众人中间，章小榆与以往相比沉默了很多。虽然身边的老二极力挑逗，但是始终没能引章小榆说点什么。幸好早上的事让大家以为他或许是被唬到了，所以没人介意章小榆的沉默，众人的话题也刻意绕开了鬼子和汉奸，转而谈论着今秋的收成。

章小榆心里很乱，那三把枪搅和得他脑子成了一片糨糊。那一个个装着神奇和死亡的小盒子自从被打响之后，就如同钥匙一样开启了他心里的一片希望，让章小榆仿佛看到一片全新的天空。努力